

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三

北史二十五

崔 逞

子顯 孫或 休 五世孫俊
六世孫瞻 德 逞 兄道

王 憲

曾孫斯 晞 皓

封 懿

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 回弟肅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五世孫父瑜黃

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

魏書曰逞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講誦不輟

仕燕主慕容暉撰燕記再遷黃門侍郎暉滅秦主苻堅
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
遼所鹵官中書令燕主慕容垂滅翟釗又官秘書監值
慕容寶東走和龍授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
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道武禮遇甚厚累官御史中
丞帝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鷄食甚

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暹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不加罪及後秦主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郝恢乞師常山王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帝以為悖君臣體敕暹與張袞為遵書使亦貶其主號報之暹袞為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賜暹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將來奔至陳留聞暹被殺分

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
見優容遲子毅祿嚴願初遲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
張氏與四子歸南燕主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願在
代京及遲死亦以此為譴願字太冲為散騎常侍賜爵
清河侯太武以其兄譚為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
我豈無冀州地耶乃以願為冀州刺史入為大鴻臚持
節策拜難當為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帝善之後
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

浩與顧及榮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顧
三人別祖而模顧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嘗侮模
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
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
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顧小名周兒太武
頗聞之故浩誅二家獲免顧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
伏誅自逞死至叡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或字文若顧兄祿之孫父勲之位大司馬外兵郎或與

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畧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有名或子景哲家率亦以醫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問

北齊書同作國

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為司

空叅軍齊天保初為尚藥典御厯官至散騎常侍假儀
同三司從後主幸晉陽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
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事不忍言惟第一人
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
問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
終誠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
浸康蹈禍機者忽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歛以時服祭無
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休遵父命休

字惠盛曾祖諲祖靈和俱仕宋父宗伯始遷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甥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為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際手不釋卷禮遇亞於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

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
行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
葬弟夤又止固求出為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
車先戮豪猾數人奸盜莫不擒剪清身率下部內安之
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
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
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
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為司徒右長史

魏書曰休聰明強記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庭
剖決若流殊無疑滯

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青幽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
州懷其德澤入為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体久在臺閣
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
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文貞休少而謙退
事母孝謹及為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
領軍元叉庶長子舒休恃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

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
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
妻人子議者非之子悽悽字長儒狀貌偉麗善容止少
知名為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
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爭召悽兄弟悽中立無所
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為師友齊神武至住都厯官給
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
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恃作色前曰若其賢明自可

待我高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僞言王
師何名義舉

愚按慕儁聞陵言時何不再折之云漢孝獻既為董卓所立何得猶為天子乃致賢明節閔終罹廢弑可
慨也

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以建
義功封武城縣公陵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
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為太

守令得專殺愷經陵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
能杖殺人陵顧曰何不答府君云下官家作賊止捉一
天子牽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
赦出復為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陵性暴慢寵妾馮
氏長且狡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邪子才等多姦之至是
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陵為常侍求人修起
居注或曰魏收可恃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為之
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

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悽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
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
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悽自以門代素高不平此言收
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以母憂去官服
終轉七兵尚書清何邑中正悽有文學偉風貌寡言笑
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悽應作令僕恨其
精神太道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悽後
到一坐寂然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馨歎為

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安得不畏服悛以籍地自
矜長與蕭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年少遐晚謂悛
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爾每謂盧
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悛崔趙李何事者哉崔遐
聞而銜之神武葬後悛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否
遐外兄李慎告遐遐啟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文
襄發怒曰黃頴兒何足拜也鑠悛赴晉陽訊之不服遐
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

我意屬太丘否子才出告悛子瞻曰觀尊公意正應欲
結姻陳元康耳時瞻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言
於文襄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
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
英賢資寇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
可乎元康曰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殞於作
所後世豈道公不殺耶文襄曰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
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

歸心段孝先亦言悽慙舊乃召捨之悽進謁奉謝文襄
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目為黃領小兒金石
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
叅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一門婚嫁
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稱妻太后為博陵王納
悽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
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悽跪對曰孝順乃自臣
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刺史東兖州復攜馮氏之部為

馮氏厭盡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紂狼籍為御史
所劾與陵俱召付廷尉諸因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
斬馮氏於市支解為九段陵以疾卒獄陵歷覽羣書兼
有辭恭自中興迄孝武詔誥表檄多陵所為然性侈耽
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
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懷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
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陵子瞻字彥通潔白
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忌發才學風流為後來秀初穎

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
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而歎謂邢邵曰昨見
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見之使人傷懷年十
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閣祭
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啟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去官
神武召與北海王暕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主
簿文襄遇害秘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使於鄴
魏孝靜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陵侍宴為詩詔問邢

邵等曰贍此詩何如父咸曰悽博雅弘麗贍氣調清新
並詩人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云今日之宴併為崔贍父
子齊天保初楊惲欲引贍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
書省惲問其文恭優劣思道曰崔贍文詞可稱但舉世
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惲然思道言其日奏用之又
曰晉裴瓚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皆
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孝昭皇建初除給
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為莫逆友粲將東還贍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
歸吾於何聞過也贈患氣無性遲重雖居二省不堪敷
奏及皇太子就傳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
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
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贈專在東宮調
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贈
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為後式時昭議三
恪禮太子少傅魏收為一議朝士莫不雷同贈別立異

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
少傳名位不輕若瞻議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
允何容讀國士議文作此莞爾耶瞻居顯職尚不免見
疵况草萊諸生欲言將何自進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
收慙遽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
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遂
見以為中惡已知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
瞻經熱病面多癍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

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止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偏急以贍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謚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

士姓裴亦為御史伺膳食便往造焉膳不與言又不命
七筯裴坐觀膳食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筯恣情飲噉
膳謂曰我初不呼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
劉毅在京口曾請鵝災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
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天保以
後重吏事謂容止醞籍者為潦倒而膳終不改常見選
曹以劉述為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耳乃復屈
名人馮子琮聞大怒及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卷悛弟

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
渡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舟赴接
及至謂曰卿為君為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
忠臣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懷為
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
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儵字
歧叔少與苑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

書為務

隋書曰數年間遂博覽羣言

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在
齊舉秀才累官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
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
書郎與潁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
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
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後相調曰儵邈無聞思道譏

儵曰高曾官簿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主簿隋開皇
四年以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
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儵門
地為子玄縱娶其女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
令騎迎之儵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禮倨言
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儵方來謝素
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儵語人
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仲文弟叔

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為潁州刺史以貪污為御史中丞
高仲密所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絕與諸弟訣別不
及其兄以悛不甚營救也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為尚
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為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其党
遂以為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

魏書曰叔義坐兄悛鑄錢為徽所殺觀此則叔仁非
悛也魏收素與悛有隙故移坐悛耳當以北史為正
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

王或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撤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為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為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為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第九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居母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禪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恣神雋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

日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視之以為二天人乾明中為考功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門業頽替唯吾與爾耳命之脩短曾何足悲汝能勉之吾不餒矣休弟夤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約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懷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

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
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
汝祭祀休亾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子奉焉長謙與
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
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
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百餘紙
天文律厯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晚頗以酒為
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

人曰我兄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兄通亦有名於時為燕慕容垂尚書左丞適玄孫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敬保子子安子昇武定中連元瑾事遇害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後仕宋為棗陽太守神麀中平滑臺歸降

宋書言其殉難非也

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之其母張氏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麇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既聞模言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為閹

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哀利為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
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哀利二子懷順次恩仍居宋
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哀利
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仕秦王苻堅位丞相父休
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
為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民家皇始中歸
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之以為本州中正領

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
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
曹斷獄稱旨出為并州刺史境內清肅累遷北海公及
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天安初卒
年八十九謚曰康次子嶷字道長孝文初為南部尚書
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終
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明察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
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後封華山公入為內都大官卒孫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為率與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為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

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作色曰我
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與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
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
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於閑室
頗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
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傲耳寮佐敢
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
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

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為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民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為元羅賓友及手東萊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常先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孝武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欽容昕體素肥遭

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惛重其德素以為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為副並為朝廷所重

談藪曰元景使梁劉孝標送之位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我別後當應關干耳

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所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秘書監所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所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頃之以被

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文襄謂人曰元景殊獲我
力遂為良二千石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叅議禮封
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否昕
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文宣以昕
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
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詔曰尚書百揆之
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為枉
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偽賞賓郎之味好詠輕

薄之篇自謂模擬儗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取
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于是徙幽州
為民所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蕭莊於
梁為主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
曷及舍人李文師以曷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
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
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啟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
於紂楊愔微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

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所稱疾不至遣騎執之見
方接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
尚書有文集二十卷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
子皆風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皓最知名
暉少與昕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昭少好儒術
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悌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孝謹淹雅有氣度好學不倦美
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

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
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性情麗絕當時恐
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
聘梁啟暉釋褐除官暉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
遷鄴遨遊輦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
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
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暉稱先被大傷困篤不赴有故
人疑其所傷非獒與書勸令赴暉復書曰循復眷旨似

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耳足
下既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
而營護雖非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
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晞無可惜
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
於是方得見寬俄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
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贍頓丘李度范
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

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若不負義方鄉祿位當亞吾弟
苟使回邪致相誑誤舉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
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叅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
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
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事相活亦國
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
得杖故不殺髡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
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佻小兒死奈我

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
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晞流
涕曰天道神明宣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
為人主安可與計今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縱不自惜
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因得免徒還為王
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
於田曰愛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
出入辭謝宜一約絕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

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途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
吾當伺便極諫晞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曰今朝廷乃
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覺刀箭豈
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
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
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
諫遂致忤旨帝便力士反接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
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言

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畫作夜唯常山鄒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幾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否王默然思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

幸有故事王曰我安敢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
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
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
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暫清終何以處我晞曰殿
下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闕天時非
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
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意後進晞

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或有
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
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
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
機變化盼蜚斯集若批糠神器便違上玄之意王曰卿
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俱無異
揆是以冒犯雷霆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
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儀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

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
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為衆樂推物無
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
謹以仰白何無所論可自以卿意密與言之晞以問問
彥深對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第
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
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孝昭
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郎郎中後因奏事

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畧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厯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布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預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

景暉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
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
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令既當劇職
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
傳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聊欲習武晞
曰鑾駕巡狩可爾若輕有征戰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
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
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

楊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注懷帝杖休之
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梟
實合死但恨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
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
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曰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
要人多矣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思私
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
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

與晞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
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又命皇后聞之晞妻晞
令妻荅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胷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
晞哀慕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彌嫌之因
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宴然厯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
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
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戎馬填
間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

談讌為事時謂之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
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
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
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中
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
走山路險迫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
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
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

隨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史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
性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
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
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蹠蹠
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
舉燕雀何啾啾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
宣笑季高不復得言太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統未修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

封懿字處德勃海穆人父放燕慕容暉吏部尚書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兄太尉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畧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為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絕汝種將宥汝一

子立之以弟虞之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立之四
子赦磨奴刑為官人崔浩之誅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
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賜爵富城子卒贈渤海公謚
曰定以族子回為後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父鑒初磨奴
既以回為後請於獻文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
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民應朴父子
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俗遂改孝明時為瀛
州刺史時大乘寇亂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免其兵調

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太中正滎陽鄭雲
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
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治生何事為便回曰
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
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治生乎回不為商賈何以相
示雲慙失色

魏書曰靈太后召百官問得失回對曰昔孔子為魯
司寇十日誅少正卯魯國以肅周公行戮不避兄弟

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不
厲威刑而治者頃來長吏寬怠侵剝百姓致盜賊羣
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不能用

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
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為殿中尚書右光祿大
夫孝莊初遇害何陰贈司空公謚孝宣長子隆之隆之
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迺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
州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隆之以開府中兵叅軍與大都

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
郡屬爾朱兆入洛孝莊遇弒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
因特節東歸圖為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
北齊書載高乾語隆之曰尔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
兄弟並荷先帝殊眷豈可不出身為主以報仇耻隆
之對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
乃推隆之為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
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

北齊書曰高祖既至信都集議平尔朱兆計隆之曰
尔朱暴虐天亡斯至雖握重兵其強易弱願王弗疑
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徵
為侍中

北齊書曰時高祖自洛還鄴隆之過謁因啟曰斛斯
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尔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
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壽侯念賢
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然之

封安德郡公時朝議以尔朱榮宜配食孝明朝庭隆之
議曰榮為人臣親行弑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
者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
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
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
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刺史冀州
北齊書曰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頗為本州留心撫字
吏民追思

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

北齊書曰世宗密書與隆之欲收仲密枝黨家累以警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中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警擾所虧殊大乃啟高祖事遂得寢

隆之首叅神武經畧奇謀皆密以啟聞手書削稿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啟贈太保謚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

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

北齊書載神武言曰封公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濶
艱虞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托後事何期報善
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

為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厯事五帝以謹素見知
四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
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秘書
郎累遷平陽太守如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

里徑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
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徵
補大行臺吏部郎中

北齊書曰高仲密以虎牢西叛周文擁衆東侵高祖
破之邛山乘勝至潼關高祖集羣僚議其進止子繪
曰賊帥驅卒亡叛送死伊瀍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
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昔魏武平漢中不乘勝取蜀
後悔無及願王弗疑高祖以時方盛暑遂班師

神武祖秘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為勃海太守執其手曰
誠知未允勲望但須鎮撫且衣錦畫遊古人所貴宜善
加經畧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
人

北齊書曰天保七年除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
等敗後在州器械隨軍畧盡城隍虧壞子繪修造繕
治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敕造船艦于州子繪
為總監陳將徐度等襲合肥規燒船舫以夜一更潛

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敗退

大寧二年為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叅贊軍事
北齊書曰高歸彥作逆世祖召見子繪諭以父祖世
蒞本州恩洽有年故遣叅贊宜善加謀畧即日馳傳
赴軍諭以禍福民吏降欵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
必知

賊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
謚曰簡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

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隨時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為瀛州刺史子繡為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譙集言戲微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經明行修恬素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早卒子孝琬七歲而孤為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啟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

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
昕並先達高才與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
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
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飭學尚有風儀
位秘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遥授中書侍
郎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
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
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

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
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
聞者傳之士聞知而大怒後會黃門郎李環奏南陽
王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出外乘其副馬捨離
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紹義妃為禮事
因假入辭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
五十幾死還鄒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
為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為聘周使副祖珽

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
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珽好自矜
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恨尋以
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猷
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後
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
尼他事訴者辭引曇猷令有司推劾孝琰按其受賄致
於極法其家珍異悉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

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弭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

唐書載太宗貞觀元年與崔季舒郭遵等皆免其子內侍授以官又載高宗永徽三年復求孝琰與司沐太夫裴融後官之於孝琰獨兩蒙異恩云

子君確君靜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王思好敗君確等二人皆坐死與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琰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

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
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懿從兄子愷奕之孫父勸燕慕
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
代都名出懿子玄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愷
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
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卒休傑
位冀州咸陽王禧府諮議叅軍回族叔執字廣度好學
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

推軌曰封生經義吾弗如多矣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御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大守崔休入為吏部郎中以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為儒雅除國子博士司空

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窓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窓者通八風誠不易大範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

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楚滅五
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
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
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
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
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
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
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

治之雜表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
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
二人並幹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每薦此二
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
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
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
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
本姦回纔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

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
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叅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游肇
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叅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命
偉伯為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
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
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
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
蕭寶夤為關西臺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夤為逆偉伯與

南平王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
殺水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
弟述述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
趾新格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
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
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
述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
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拯濟朝

野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
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
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
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
范陽盧莊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短評田則云
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恠嗇所及每致紛紜云述弟
詢闢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厯官
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在廷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忍微慮遠俱以為災休立身
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
且為累兄朱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溫雅風神
南齊書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
華標映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
寶隆堂樓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歛嗇悵無乃鄙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一